

莊子集釋

郭慶藩著

1912年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嚮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遺世
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獨閱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
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瞻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棒而
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棒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蠶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
之蠶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
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快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
而樂其生鳥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漬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爲真經無據於安史之稱徒
以藥世主怪侈癯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
之子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遠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肆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徹旨雅泰然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奇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幄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食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河南郭象子玄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爲之恬淡明獨化之旨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嘗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較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願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時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通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叙卽應既而應事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

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就詁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聞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摭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莊子集釋目次

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二一
養生主第三	五四
人間世第四	六一
德充符第五	八五
大宗師第六	一〇一
應帝王第七	一二九

外篇

駢拇第八	一三九
馬蹄第九	一四九
胠篋第十	一五四
在宥第十一	一六五
天地第十二	一八一
天道第十三	二〇四
天運第十四	二一八
刻意第十五	二三七

繕性第十六	二四一
秋水第十七	二四七
至樂第十八	二六八
達生第十九	二七七
山木第二十	二九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三〇六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一八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三三四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三五四
則陽第二十五	三七八
外物第二十六	三九六
寓言第二十七	四〇七
讓王第二十八	四一四
盜跖第二十九	四二六
說劍第三十	四三九
漁父第三十一	四四三
列禦寇第三十二	四四九
天下第三十三	四六一

莊子集釋

湘陰郭慶藩子孟純輯

內逍遙遊第一〔釋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圖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寺中將渴大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夫之表立異識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檢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逍登獨自適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入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養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鵬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與遊無窮於所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遙然不以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分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鑊者一飽渴者一盃豈忘蒸〔釋文〕逍音銷亦造如字亦作搖曾於糗糧絕餽露於露露我荷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比向郭之注所未盡〔釋文〕逍音銷亦造如字亦作搖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搖搖者是也禮檀弓棺槨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棺槨乎襄平京山引太玄翁首雖欲搖天不之茲模開母石關則文耀以棺槨文選宋玉九辯聊棺槨以相牟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棺槨相牟字並從水作棺從手作搖唐壽慈然止觀輔行傳安快引王晉夜云棺槨者訓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止漫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棺槨又曰理無處履棺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棺槨解滑搖義視諸遊如字亦作辭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恰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篇為長遊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旨又案文選播安仁夫小大符之場反直良事稱反各當丁很其分符與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壽文圖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圖〕鯢鯢海也取其冥漠無涯故為之鯢東方朔十洲記云鯢海無風而洪被

百丈巨海之內有比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紀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釋文〕北冥本亦作冥經反北海也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過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漠豈獨北冥而已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冥漠無涯也梁武帝云齊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應麟案應麟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觀經卷二引司馬云鯢南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鯢為名也壽

圖文

鯉

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鯢當爲鯢實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魯語魚鯢鮪章昭注鯢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擣鯢鮪薛

鯨注鯢魚子也說文無鯢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鯢鯢卽卵字許慎作𩺰古音讀如關亦讀如昆禮內則謂魚卵舊鄭讀卵若鯢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鯢卽魚卵故叔重以𩺰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鯢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汙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鯢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云鯢當爲鯨皆失之 其幾居豈反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鯢之實下同

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

而遺其所寄不足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可略之耳

圖夫四序風塵三光電卷是以魚山岳而捨故鄉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釋文 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風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鳳

鵬今案文義改正 慶藩案廣川書跋寶鑑鍾夫主音符發句生分符商反建觀古亂宜要一遙鵬之背

不曰其幾二旦又而幾其具吉至三八一重魚輪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修短巨側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

青天鑑蒼翺翔凌摩霄橫垂陰布影若天幄之降行雲也

釋文垂天之雲

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

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閒哉

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鷗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鰕永北海今時作鷗鷗南冥離復昇沈生珠窟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

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焉鳥自北徂南者鳥是棲處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鰭類之蟲北蓋禽冥之地欲

文海
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轉不行故曰轉運簡文云運徙也
慶藩案玉篇運行也彈天儀云天運如

三、徐進
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夫運行之不息於海，則將徙天地而休息矣。」說文

言可證郭氏讀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舞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下皆同大處下同何厓又作措

盧文昭曰案說文厠石也措置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諸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

擊二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擊也扶搖旋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擊

兩翅動蕩三千踞躍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緣夙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

滿方言憩止適足釋文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名為允若果是書名不得但稱諸志怪志記也水擊將飛

而己豈措情乎哉音博陸氏於攷工記之搏擅亦云劉音博不分別字體非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舉翼擊水踞躍也音博陸氏於攷工記之搏擅亦云劉音博不分別字體非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十二引司馬云擊猶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圓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者若

扶搖也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引司馬曰搏圓也圓飛而上若扶搖也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九百二十

七初學書一竝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圓之也古借

作專錄書天文志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擅亦有專義又文選曰搏以手圓之也古借

專聚風力而高舉也釋文扶搖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鵬郭而上註同自勝

文所引未得搏字之義扶搖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鵬郭而上註同自勝

音升決然喜缺反數仞下同非樂音緣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而息小鳥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不至而控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一

釋文搶反七羊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

者游氣也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

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網張決起之翮搶榆枋而自釋文野馬司馬云春

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騁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野馬月澤中游

應盧文昭曰今注作憑改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

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國仰視圖窮甚爲超絕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茫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能知地之遠登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

近自勝取足適至南冥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釋文色邪餘嗟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盧且云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營之外事不任力動

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國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

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堂地之闊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覆用杯爲舟理釋

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深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文且夫符覆芳服杯作坳堂於交反又爲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芥古通反徐古通反一音則膠

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證反其濟作齊如字之生本亦作至當丁浪反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國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

疾起搶榆之上大鵬九萬里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而後乃今將圖

南國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國培重也天折

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釋文而後乃今培

風不逮畢也無侵折塞之稱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梅不亦宜乎國裴

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風絕句慶藩案王念孫曰培之言漏也漏乘也見周官鴻相氏注

本或作陪盧文昭曰今本三作一非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漏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

上而後能獨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調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勃傳更封繡為劇城侯顏師古曰劇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馮聲亦相近說文曰陪隔也王注釋曰馮隔也陪隔聲相近故皆訓為隔說文注讀音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馮輔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為輔說文曰馮從人朋聲讀若陪位聲從邑朋聲讀若陪聲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崩宗等蘇林曰朋音朋音約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時非命篇倍作朋皆其例也今案說文培益也培風者以風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飛也陸氏訓重未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天於表反司馮於葛反一音馮司馮云止也李云塞也慶藩案文明當從王氏為允

止使不通者也視

釋文所引為辭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鵩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快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鵩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快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鵩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快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鵩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快

莽其腹反或蒼七蕩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三食七丹反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春反東容糧音之

一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轉風九萬小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哉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適性均也遠近各取足

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鰲龜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龜也俞樾曰二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岐尙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

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

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

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尙之釋文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岐尙丘岐反累物劣僞反奚以

知其然也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此客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霪雨於糞堆之上熱蒸而生陰隱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

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釋文朝菌徐其限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

黃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短促故謂之小年也釋文朝菌養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

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備文

云歛生之芝也歛音况物反盧文昭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支通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慶藩案慈琳一

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江東呼爲土菌一日道廣又御覽九百九十八

遺應篇引此朝苗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苗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部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華母據此則朝秀與蟋蟀皆蟲名也朝苗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苗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蠅與華母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苗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說是也廣雅正作朝秀以其為蟲故晦朔晦冥也朝旦也盧文弼曰此以一日之蚤暮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惠本亦作蟋同字從虫耳晦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盧文弼曰今本作蟋係說蟋音姑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蟋蟀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蟋蟀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文新附字蟋鳴者不及秋廣雅蟋蟀一名蟋蟀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蟬者也蟋音提蟋音勞又音遠蟋音影蟬音將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壽文所引小異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以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為一年也而古者伏臘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釋文**冥靈本名也

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除永故謂之大年也釋文冥靈本名也

李頤云冥靈木名也紅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盧文弼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

慶曆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大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樛樛木槿也崔音樛華同李云生江引司馬云木生紅南千歲為一年釋文編引大椿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慶曆案齊民

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蘇椿與壽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

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義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義欲所及則義欲

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彭祖者姓鍾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彭祖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彭祖祭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祖喪性靈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遽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己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苗轔彭祖**釋文**彭祖李云名鏗鏗臣封於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

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梅不壽恒杖晚而睡遠云帝嚳之元孫盧文弼曰玉簫鏗子踐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鏗非是

慶藩案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之元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顓頊生稷稷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孫也成疏緣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辭章句以為帝嚳之元孫亦非（帝嚳為顓頊之姪名豷彭祖乃顓頊子稱之元孫帝嚳之姪元孫也）

特聞如字崔本之懸音稷分符問反又湯之問棘也是已。圖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圖湯是帝嚳之後稷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黃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

景毫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釁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卽位乃都於毫後改為商殷開墓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

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玄遠莊子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探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此篇全本列子上文所說鯀及冥靈大椿皆湯問篇文）云湯大也棘狹小也以湯棘為寓名殆未讀列子者

夏棘字子棘湯時賢大夫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窮髮之北有冥海

詩匪棘其欲禮坊記引作匪革其猶禮書秦侯革朱史記索隱革音棘皆其證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圖鯢長也地以草爲毛

本不立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海鯢鯢前文（釋文）窮髮李云

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釋文）窮髮李云

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慶藩案窮髮之

北列子作窮髮北之北北史增傳增增者匈奴之裔根本其尋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窮髮言極荒遠

之地其廣古曠數千色主反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圖鵬背宏巨狀若鴻華旋風曲屈如羊角

南海故蒙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釋文）羊角司馬云風曲而上時掌反且適南冥也斥

鴝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知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圖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

故所至不同或翔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且特也亦語助也斥小釋也鵲雀也八尺曰鵲細猶薄也九萬之遠適放散似之近飛斯蓋〔釋文〕且適如字舊字如字司馬文小釋也本亦作鵲於諫反字亦作鵲司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釋文〕且適如字舊字如字司馬文小釋也本亦作鵲於諫反字亦作鵲司落案斥鵲釋文引崔本作尺鵲是也說文鵲鵲屋也〔鵲為舍人李巡孫炎爾雅注皆云鵲一名鵲鵲雀也郭注同〔斥〕斥尺古字鵲文選書禮七唐注鵲雀飛不通一尺言其勢弱也正釋尺字之義淮南高注斥鵲之鵲為飛不出頃敵喻弱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尺鵲之鵲注尺鵲言小也夏侯湛擬尺鵲不能陵騰躍曲若翔翔五刀蓬桑榆字正作尺一切經音義尺鵲下云鵲長惟尺即以尺名釋文引簡文云作尺非失之騰躍曲若翔翔五刀蓬萬〔斥〕斥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

矣〔釋文〕亦猶為之自得於一方也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

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釋文〕知效音智下行下孟比毗至反徐扶至而徵如字司各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釋文〕知效音智下行下孟比毗至反徐扶至而徵如字司

也崔文云成也〔釋文〕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國釋文及郭注無訓成疏讀而為轉語非也而字當讀為能能而古聲近通用

也官鄉君國相對知仁德能亦相對則而字非轉語詞明矣淮南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呂覽去私不

屈諸篇注皆曰而能也墨子尚同篇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又曰天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

同一義為政故也非命篇而不矯其耳目之欲楚辭九章世執云而知之齊策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而並與能

同堯典柔遠能邁漢書劉向說苑能而惠衡尉衡方碑作能〔釋文〕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釋文〕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子者有德之稱莊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忘無故笑率官之徒歸於

未能齊故有笑〔釋文〕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子者有德之稱莊榮氏宋人也猶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忘無故笑率官之徒歸於

不企而性命不安〔釋文〕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宋國人猶然笑之〔釋文〕宋榮子猶然笑之崔李云猶然笑之

者理未之聞也〔釋文〕宋榮子猶然笑之也崔云賢者也〔釋文〕宋榮子猶然笑之案謂猶以為笑〔釋文〕宋榮子猶然笑之

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釋文〕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奮然超俗

得也〔釋文〕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奮然超俗假令世皆譽勸亦不增其勸榮率士非毀亦不加其沮

分定而辯乎榮辱之境〔釋文〕榮已而辱人忘勸沮於非譽屈窮通於榮辱故能返照明乎心智〔釋文〕

之竟居領反 慶藩案釋斯已矣。圖亦不能復過此。圖斯此也已止也宋榮子智德止盡於斯也〔釋文〕能復扶又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圖足於身故閑於世也數數猶級級也宋榮子率性虛接任理直前未嘗〔釋文〕數級級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論反謂計數亦作閑音閑本雖然猶有未樹也。圖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證在偏勝故於〔釋文〕未樹司馬云樹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圖冷然輕妙之貌。圖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釋文〕列子李云名禦寇得風仙乘風冷音零 慶藩案初學記一大平御覽九引司馬云列子鄭人而行與鄭繆公同時列禦寇也冷然涼貌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往引同繆文圖旬有五日而後反圖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圖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圖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稱者蓋由委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級級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遠矣。家世父曰未數數然也發藏記之云天下一人此雖免而已致福謂備致自然之休御風而行獨待天機之動焉郭象云自然御風行非數數然求之誤。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圖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圖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達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備忘成歸有待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圖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大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過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